非常档案

钟道新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非常档案

钟道新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档案/钟道新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1 重印
(小说界文库)
ISBN 7-5321-2126-7
Ⅰ.非… Ⅱ.钟… Ⅲ.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1331 号

责任编辑:薛 剑
封面设计:袁银昌

非 常 档 案
钟道新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25 插页 2 字数 218,000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4 次印刷
印数:13,701—16,800 册
ISBN 7-5321-2126-7/I·1724 定价:16.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35104888×7462

出 版 说 明

“小说界文库”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重点丛书，出版当代作家的小说力作，展示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实绩，凡在我社发表、出版的具有高水平的小说创作均可收入。

“小说界文库”包括以下系列：

长篇小说系列
旅外作家长篇小说系列
中短篇小说集系列
年选系列
专题选系列
微型小说系列

“小说界文库”设编辑委员会。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年8月

一

中秋的北京清晨，已颇有寒意。关鉴却仍敞着旧式风衣，逢摊必蹲，借晨光、星光和微弱灯光的“三光”混合体，浏览察看着。

琉璃厂的古董生意，是极富生命力的买卖。若将“文革”中似断非断的几年除去，绵绵不绝已达二百余年。其奥妙，一是货源充足：当某人、某家族的钱财，多到一定程度，消费品便失去意义，要买一些“没用”但能炫耀的东西。经济衰退前的日本商人，在全球市场上，大肆搜罗艺术品，就是此理。可一旦败落，就难免又悄悄地把不知道积攒了多少辈的东西拿出去卖。若此人一直“顺”到死，然后将其心爱之物殉葬，最后仍会像法老图坦芒卡、慈禧太后等人的陵墓一样，被盗贼挖出来，进入新一轮的流通。更加之有像齐白石的画、毛主席像章等新古董的加入，使得它的市场总流量，稳中有升。奥妙之二是它的商品，不同于普通商场，出处、标价的随意性极大，可上穷碧落下接黄泉。“这画儿十万根本就不贵，您躲过海关的稽查，到索斯比一拍，这个数的美金就来了。”摊主晃动着手中一幅“哗、哗”作响、韧性极强、号称是“郑板桥”的画，大言不惭地说。若你扭头要走，他马上改口道：“您嫌贵，给三、四百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行。”奥妙之三是，古董是行贿送礼的好载体。据说清朝时什么官都有价。比方想谋上海道，买一部十二万两银子的《玉枕兰亭》送给宝中堂就行，宝中堂和琉璃厂的古董商是通着的，一见这部帖到了，便知银子已到手，可以便宜行事了，而其实这《玉枕兰亭》本来就是宝中堂自己的收藏，商家去问“官”价时带回来的，一年能转好几回。另外的官、事，则有另外的价格，并且可以加减。比方需要一万，则一方岳少保砚三千、一部阁帖三千、一部宋版杜诗五千，加起来正好。

关鉴跋涉过这片洋溢着学识、充满着机会、遍布着机关陷阱、现金高速流动、营业额和税收均取决于统计者和收缴者的愿望和工作努力程度的原始市场后，已经十点。他什么都没买。四十六岁，冲动购物和疯狂的恋爱一起成为了历史。

钱是什么？他将飘散在额头、日见稀疏的头发归位。人们总喜欢潇洒地说“千金散尽还复来”。实则大错特错：这个星球上充满使你和钱分手的方式方法，而一旦失去它，就像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厅长曾荫权说的：“便永远地失去了——就像贞操一样。”

关鉴进入宝森堂图书有限公司的大厅，随便找个座位坐下，用大堂正中的“宝森堂书铺”匾额，调整一下目力——此匾乃清末名士潘祖荫所书，底子本来就好，再加时光一淬，越显古朴珍贵——就低头翻阅拍卖目录。

关鉴之行头作派，毫不出众，无人将其与拥有相当权力的经济调查局联系起来。

有鉴于世界范围的经济风波，国家在机构紧缩之际，仍下决心成立此局。顾名思义，它负有监督经济活动之职责。何谓经济活动？泛言之，除政治、外交、军事外，几乎所有的人类

活动都含有经济成份。其实就是这三项，也不例外：军事的硬件，全部由经济构成；若无军事实力，外交便无从谈起；至于政治，那更是利益的比较。可任何政府也不会赋予一个部门以如此兼容并蓄的权力：真的给了，它就成了政府。

关鉴乃经济调查局一处的处长。

凡以数字冠名的机关、项目，如总参三部、八六三计划等，不像教育部留学生司、金卡计划那样直白，总给人以神秘之感。关鉴所在的一处，用局长的话来说，负责的就是“北京经济区之安全”。

大家都觉得这太“玄虚”了：凡事均与经济有关，而北京则是中心——有谁能找出身体上一个和大脑无关的部位呢？——又该从何抓起。故成立伊始讨论职责时，干部们发出一片“老虎吃天”之叹。

关鉴先插队、后做工、再读书的经历，决定了他是个讲求实际的人。他自认为本部门的使命不过是拾遗补缺而已：计划执行有经、计委；资金进出有银行；资质、税收等都有专管部门；犯罪则有公检法。故他小而化之，头年主要制定一份“经济黑名单”，提交有关领导参考。

“经济黑名单”所列有三：一是不履行合同的企业，二是借改制之名逃避银行债务的企业，三是经济界内屡次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人员。

他认为这份“黑名单”极有价值。以前的社会，“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而在现今的“地球村”中，邻居拉裤子拉链声都清晰可闻，一有机会，就给你来个“连窝端”。心怀叵测的索罗斯挟巨款投机姑且不论，美国一位债券交易员通过网络卖出一笔中等量的法国债券，本来只须按一次计算机“执

行”键即可，谁知他鬼使神差地按了百余次。于是这笔天量交易，引发了法国债券市场的雪崩式狂跌。——正在向信息化社会迈进的中国，与其亡羊补牢，不如防微杜渐。

名单上呈后，很快批复，并下送有关部门。当然，这名单有增有减。有“增”不奇怪：国家负责经济的又不止调查局一家，渠道多着呢。可这“减”中的学问就大了，“君联证券公司”就是一个典型。此公司多次违规操作，被证监会通报、处分也有若干次，更重要的是它有明显的转移资产迹象。

“君联”的资料，关鉴基本掌握：“君联”的法人，是海军原副司令的儿子谭幼军。此人极具军干子弟特点，胆量奇大。他之胆大，一是表现在期货炒作上，无论做“多”做“空”都动辄十几亿、几十亿。某次炒作“326”国债，擅自超过上海交易所规定的持仓量一倍多，创出千亿天量。同时他还联合另外两个大证券公司，完全达到了操纵市场、扭曲价格之目的。事后虽然受损失的中小户们要求“君联”等大户，起码把超限额部分协议平仓，舆论也倾向于他们，可最后还是被“淹”了。据说谭幼军对人说：“我干什么事情，都志在必得。实在不行，别说‘壮士断腕’，就是‘壮士断腿’也在所不惜。”他胆大之二表现在话说得大。资料表明，“君联”并没有军方背景，其股份中，除去能源部的一大块外，只有三百万属原兵器工业部，后移交地方的某内地兵工厂的第三产业投资的，其余均为个人小股。可外面却盛传有某某部、某某将军支持。媒体采访他时，他虽未公开承认，却充满了暗示。当记者问：“君联”是否“军队联合体”的意思时，他闪烁其辞地回答：“艾森豪威尔在卸任时说：美国政治最大的威胁，来自‘军事工业复合体’。但用这个来比喻我们‘君联证券’却不很合适。”此话不可谓胆不大——

军队是国家的中流砥柱，绝不允许诬蔑——可竟然也未受追究。对此，关鉴只能以谭所用之媒体，影响面小，未能上达天听来解释。

当然，光凭这些，不足以使“君联”上“黑名单”。它登录的原因主要除去违规操作外，就是它的不良贷款的数量，最保守的估计，也与其总资产差不多。与此同时，它还有向境外转移资产的迹象——这非常合逻辑：无论国有还是私有的公司在接近破产时，对负责人来说，给自己找顶“金色降落伞”，软着陆后颐养天年是当务之急。

可迹象毕竟是迹象，欲落实之，除去获得批准外，尚需巨额经费：香港、瑞士、列支敦士登，光凭经济调查局的牌子是去不了的。

时至今日，关鉴也不知道“君联”的名字，是在哪一级被拿掉的。他也没兴趣知道。当初为“君联”上“榜”做出巨大贡献的一科科长杜坚感叹：“真乃‘朝里无人莫经商’啊！”杜坚是九二年人民大学经济系学士、九五年金融学院的硕士，毕业后在人总行金融研究所工作，因受“办大事、办实事”的理想激励，建局时调入。此时关鉴拍着他的肩膀，很原则地说：“当毒品、爱滋病、地中海果蝇等肆虐时，海关和检疫部门虽严防死守，也难免挂一漏万。问题的关键是不能让它们形成规模。”

“既然关鉴处长道出关键，我也只好干活去了。”杜坚虽是校门“对接”的产物，人情世故还是通的。

浩然集团公司的总裁陈天纵在北京有两所房子。一所在闹市，属私宅，挂在他妻子名下。一所公司官邸，在京东龙润小区内。

虽说官邸，却是自选。选之前，他让浩然集团公司下辖的浩然房地产公司，对“龙润”的建筑质量、空气质量、物业管理质量，进行了系统的调研。当附有大量图表的报告送抵案头时，他进行了一小时作业，并未亲临现场，便拍板定下了。他从来认为高级管理人员就应如此行事：具体细节你无暇去看，也看不见，必须假手于人。若部门的人因有意或无意犯了错误，那你头次警告，二次处分，三次就撤职。即便他偶然进行现场视察，目的也仅在调研、监督。

此后，除公司的财务部见过一张一百三十万的发票，并按时交纳物业管理费外，无人再听到有关这房子的任何信息，更没有人进去过。

陈天纵七五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念书时，曾读过一本名叫《戴高乐传》的灰皮书。书中两段给他印象极深。一是因戴高乐主张放弃法属阿尔及利亚，从而引起在那里服役的一些军人组成的“秘密军”的仇恨。他们决定暗杀戴高乐。当他们伏击戴高乐的车队，并将其座车的胎打瘪、车身也中了十余颗子弹时，一名杀手回忆道：“我把半个身子都探出去，将冲锋枪的子弹全部倾泻到前面戴高乐 CD 轿车的后部，从打碎的车窗里仍可看到将军高傲的侧影。”戴高乐后来坚持把车开到机场，然后他下了车，“抖抖西服领子上的碎玻璃片，绕过车子，挽住妻子的胳膊说：‘亲爱的，咱们回家去。’”

陈天纵认为这才是大人物的素质。某次，他与集团副总郭威谈到此事，郭说此乃“派”也。他当即反驳道：“不是派，是素质。派可以临时学、可以装，而素质几乎是天生的。”

其二则是戴高乐不管遇到多大的事，每天下午四点就进入和办公室相联的官邸，与家人团聚，“那扇门就再也不会打

开”。

陈天纵由此悟出，只有将自己的私生活完全和工作分开，才能高高在上，领导好一个团体。某次他得知浩然投资公司经理和部下去广东出差时，共浴桑拿，并演出风流剧时，他将其召到办公室，开口便问有无此事。答曰有。“你被开除了。”其人不服：“我又没被人抓住，我也不是国家公务人员。”“我们是国有公司，一切按公务员规定办。”他冷冷地挥手将其打发走。

这自然非真正的原因：如若他陪客户洗桑拿浴，即使被抓，也要托人“捞”他出来；要是他和公司外的哥们儿一起，就是闹出更大的事，只要他能自救，自己也会装聋作哑。但和部下则不同：一是此风不可长，若想吃就吃，想玩就玩，得有多少钱才能支持？更重要的是，同嫖就等于将最隐私部分展现给部下，此等事能做，何事不能？

他当然不会把这些说出来。能隐藏就尽量隐藏。神秘造就距离，有距离才有管理。

此刻陈天纵正迎着朝阳，在高达三十层的楼顶上锻炼。他在特意挑选顶层的同时，把楼顶的使用权也一起买下。当时小区的物业管理公司希望浩然集团再买些房子，连声说不用买，奉送就是了。他深谙对方“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心理——此定理可逆：“占小便宜必吃大亏”——执意要买。对方听罢不高兴地说：“您是怕我变卦不成？”“你大概不会变卦，可你的后任就不好说了。”他居高临下地说，“如果现在有部《合同法》，咱们签订份《赠予合同》，我没二话收下。”最后对方无奈，只得以一万块钱的象征性价格卖给了他。现在四年过去，物业公司的领导不知道换了几茬，他们有的想在上面竖广告，有的想架设卫星天线，甚至某家传呼台想在此建插转台，都被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他用小小的一张收据给挡了回去。

他为自己的英明自豪:别的不说,光头顶上架一台功率数百瓦的插转天线,我就要吃多少辐射?当通讯公司的负责人口口声声地说电磁辐射对人体无害时,他立刻反驳道:"一种新药,须经过多年临床实践,才被批准。你们有人体测试的数据吗?"传呼在中国一共也没多少年的历史,何来"多年临床数据"?见此着无效,急于抢占小区制高点的负责人便许以重金。听到这话,他干脆把电话收线。

他在欧美生活多年,深深地感染了爱惜身体之观念,但方式却是最国粹的陈式太极拳。他先是拜河南人陈晋豫为师——此人自称太极创始人陈玉廷的后裔,功夫很是了得。然后又读了包括《周易》在内的许多和太极拳相关的书,理解了静心用意、中正安舒等太极精髓。加之他做事一向认真,几年练下来,已经颇有些松静自然、劲道内涵、意在拳先的样子。

即使是外出开会,除社交需要外,他从不与人打网球、高尔夫,虽然这两样,他也能拿得出手。他认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著名的中药材,如人参、鹿茸之类,对付美国人就不灵;反之,美式橄榄球之类,对国人就不一定有益——亚洲人骨骼较欧美人的细致,肌肉也没他们饱满,一撞一压就吃不住。而太极拳则和茶叶一样,不知道含有多少国人智慧供你享用,没必要舍近求远。故此,当某些人讥笑他"土"时,他心说:你们才真的"土"呢!

关鉴的收藏仅限于书籍,尤其侧重法学书籍。其原因是兴趣和财力都有限。

他的兴趣范围确实较窄。因工作故,他到过许多城市,但

对那些城市的认识，仅限于火车站和飞机场。前年春节，太太单位组织到广州旅游，他先以去过多次推脱，后被逼无奈，随同前往。可他不光大型商店不知道，就是植物园、珠江桥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太太讥笑道："若非我知道你的为人，还真会以为你是借出差广州之名，躲到什么地方幽会去了。"

太太见他工作、读书外，绝少娱乐，便鼓励他玩玩古董。年过四十，他也自知调养，就遵嘱进行。古董无涯，他只得从所学的专业入手，收集法学书籍。因为这，他才喜欢起故宫博物院来。外地来了客人，他首先介绍，也只介绍故宫。太太戏称他为"一个在四十岁上发现故宫的北京人"。

作为一般的公务人员，关鉴财力不会大——以前在经济学院教法律时，尚可以兼课获"外快"，到调查局后，月入则只有不足一千的工资了——因此至多能收集到一些称不上古籍的近代法学著作。其中比较好的有周鲠生的《国际法大纲》、张友渔的《中国宪法论》、蔡枢衡的《刑法学》。被他自命的"镇宅之宝"，也不过是一部民初版、严复翻译的孟德斯鸠的《法意》。至于明清和再以前的，他只有些残片和影印本。

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爱上了收藏。有空转转琉璃厂，确也是极好的休闲。

前面拍的是字画，有何绍基的条幅、梅兰芳的扇面、吴佩孚的"虎"字，另外还有汪精卫的《兰花图》、康生手书的毛泽东的一首七律。谁要是把这些"格"很不同的东西都买回去，往出一挂，那不单是书法，简直是满壁历史。

关鉴将双手放在椅子扶手上——据说应该把手坐在屁股底下，生怕不自觉地举起来——默默地看人们出天价把这些买走。

若无千万身家，谁也不会脱手四万，买一幅何绍基的字。这幅字是写给清末名将郭松林的，内容为“古今双子美，先后两汾阳。”郭松林号子美，与杜甫同。他又与唐代名将郭子仪是汾阳同乡。故到他军中打秋风的何绍基有此构思巧妙、马屁拍得极足的联句。

关鉴接着想：一千万的身家，意味着起码两个亿买卖的净利润。有如此辉煌业绩的“个人”，不敢说没有，起码是不多。可有这么多钱的人却不少。除去少数外，他们钱之来源无非是化“国”为“私”。而“化”最简单的方法便是向银行贷。一份谭幼军前妻提供的材料云：谭多次说“贷款在账本上，永远是在‘收入’项下的”，“傻×才还银行的钱”。有多少人，将自己辛辛苦苦积攒下的孩子教育款、购房款、养老钱存进了银行。他们天真地认为这些钱不光保险，还会增值。殊不知，其中不算小的一部分，已被谭幼军之流给花了。当然，你要去取，银行仍能兑现，但这只说明票面无损失，价值却大不如前了。

在关鉴悲天悯人之际，瓷器拍完，开拍古籍了。

古籍不多，除两部明版和一部宋版外，就是清版书了。

喜欢书的人应该钱不多才对，关鉴想。他平素只逛摊不进店，用他插队处形容穷人的话说，乃街上吃“蹲”饭的人。此次是因偶然在因特网上见拍卖目录中有明正德十六年刻本的《大明律卷第一》，此书共八卷，只有卷一，想来不应该贵，所以来碰碰运气。

将到十二点，场中已有“笙歌散尽游人去”的味道时，方才拍到《大明律卷第一》。开价为五百。

关鉴举起牌子：即使把白纸从明朝保存到现在，也该值这钱。

有人竞拍。很快涨到八百。

关鉴仍认为此价公道:因为书并不是纸。

到了一千时,强弩之末的关鉴,最后一次举起牌。

第一排一位身着优质西装的先生,举着牌,一枝独秀。

最后此人以一千九百获得此书。

就是两千也值:别的兵火战乱不说,光"文革"躲过去就不易。关鉴随着大流往外走。问题我要参加竞拍的话,肯定水涨船高,怕是两千五也未见得能到手。这书读过,欲购买,不过是想让藏书上个"格"。没到手就没到手吧,漏网之鱼总比网住的多。——他自我安慰道。

出门时,关鉴正好与"西装"先生走并排。于是他一改不爱和生人搭腔的习惯,问道:"您书怎么没拿?"

"我还买了些别的,店家会一同送去。"此人大约三十多岁,白净面皮,操标准普通话。

关鉴就古籍和他聊了没几句,就发现此人所知有限。于是他客气地问:"能交个朋友吗?"他希望此书重见天日时,对方会想起他来。

"自然。"对方掏出张名片来。

名片上写着:京光律师事务所　董岳桥　法学博士。另附事务所的办公电话。

关鉴仍在用经济学院时的名片。

对方作认真状看了一眼敷衍道:"关先生。幸会、幸会。"随后就拐进停车场,驾驶着辆"法拉利"走了。

陈天纵非常重视太极的收式。他认为这与文章结尾、买卖"杀青"一样的重要。一丝不苟地做完,饱吸了一口新鲜空

气后，脱下鞋袜，开始在自己的“领地”内散步。

他的“领地”等同于房屋面积，共二百平方。它被三层青砖砌成一圈，中间垫着黄土。这不是城内随便什么地方挖来的含铅量超标若干倍的黑黄土，而是从昌平与河北交界处深山中运来的“纯土”，踩上去犹如波斯地毯，脚感极好。

他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人来自于土，又回归于土，故“接地气”是必须的，而且越直接越好。

下接地气，上承天光；日月精华，唯我所用——陈天纵得意地想道——人们常说北京污染严重，但对地处远郊的最高层的我来说，情况就要好多了。如此之高远，城市之喧嚣、含有多种悬浮物的空气，因缺乏足够的动能，均无法抵达。当然，这需要支付诸如黄土运费、交通费等。可金钱成本对我关系不大。关键是时间成本。随着路况的改善，到公司本部的四十分钟的时间距离，已被减少到二十八分钟。现代化交通和因特网一样，绝对能消灭地理距离。

回到房间，他看到日立答录机目录上，有董岳桥的留言，可仍等洗脸更衣后方回。

董岳桥告知他《大明律卷第一》已到手。

陈天纵让董多去“宝森堂”，留意后面七卷。他从因特网上此书的图片分析，品相如此之好的书，不该只有一卷。

董岳桥恭敬地问陈天纵何来此结论。作为博士，他谁都不佩服，但为能从陈处多获得些利益，好态度是必须的。

“宝森堂既把它弄上网，便有下饵之嫌。他先出一本，过几星期再出一本。然后敞着电子信箱，等你托他搞第三本、第四本，直到第八本。当然，价格也会攀升。购并一个企业，然后把它拆成设备、场地、无形资产等若干份卖，价格要比整卖

高许多。”陈天纵对董岳桥谈不上喜欢不喜欢，只觉得他在渊博的同时，办事也精明干练，所以在交办一些公司法律事务的同时，也让他办些私人琐事。副总郭威曾提议聘董为公司的法律顾问，他没同意：漫说个人，就是中国的企业，品牌意识也不强，一旦被聘，当即懒惰起来，不如一单结一单。不过，他付律师费很慷慨——在很多国有企业，律师费就和广告费一样，是藏污纳垢的好去处，不好报销的费用、所需的回扣，都打包进律师费，转到律师事务所的账上，再以现金的形式返回来。——当然，这些事他是不屑做的。

董岳桥让陈天纵估一下末一本的价。

“一万左右。不会再多了。好，你把书封好，让保安给我送上来。”陈天纵发布完命令后，就关闭了话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